

世界名著大系

The Idiot

白痴 下

The Idiot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十九卷

白痴

(下)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王爱民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十二

傍晚七点时，公爵正准备到公园去。忽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个人跑来找他；她走上凉台，开口道：

“第一，你不要以为我是来求你原谅的。没门！因为你全错了。”

公爵默不作声。

“你有错吗？”

“我有错，您也有错，一半对一半。不过话又说回来，咱俩都没错，因为咱俩全不是故意的。前天，我曾以为自己错了，现在仔细一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原来你是这样呀！那好；你坐下，听我说，因为我不愿站着说话。”

两人坐下来。

“第二：对那些坏小子不能提一个字！我就坐一会儿，跟你谈十分钟；我来是找你调查一件事的（天知道你以为我来干什么的？），如果你胆敢有一个字提到那些无法无天的浑小子，我站起来就走，而且自此跟你断交。”

“好，”公爵回答。

“我问你：两个月或者两个半月以前，在复活节前后，你有没有托人给阿格拉娅带去一封信？”

“写过。”

“什么目的？信里说了些什么？把信给我看看！”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两眼放光，心急得几乎要发抖。

“信不在我这儿，”公爵非常惊奇，也非常胆怯，“假如信还在，还没撕掉的话，应该在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手里。”

“别耍滑头！信上了写什么？”

“我没耍滑头，也不怕什么。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阻止我给她写信……”

“住嘴！有话以后再说。信上写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脸红了？”

公爵想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但是我看得出，您很不喜欢这封信。您得承认，本来我是可以不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可是为了向您表明我并不因为这封信而感到害怕，对于我所写的内容也并不感到遗憾，也决不会因这封信而脸红（公爵的脸又红了，差点比刚才红了一倍），我能给您把这封信的内容背出来，因为我似乎记熟了，背得出来。”

公爵说罢便把这封信按原样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

“真是胡扯！你说，这种胡说能代表什么呢？”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非常注意地听完这封信后，不客气地问。

“我也搞不清；只知道我的感情是真诚的。当时，我充满了生活的喜悦和非常大的希望。”

“什么希望？”

“我也说不清，但，决不是您现在可能认为我会有的那种希望……嗯，一句话，那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生活的喜悦，我在想，也许我在那里并非一个陌生人，并不是一个老外。我突然非常喜欢祖国的一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拿起笔就给她写了这封信；为什么偏偏写给她呢——我也不知道。有时，一个人总希望身边有个朋友；大概我想要有个朋友吧……”公爵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了这句话。

“你爱上谁了吗？”

“不一不是的。我……我把她当妹妹一样写信给她的；署名也是用‘兄长’二字。”

“哼；故作姿态；我明白。”

“我不好回答您的这些问题，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

“我明白您难于启齿，但是你难不难与我不相干。听着，你对我说实话，好像面对上帝一样：你没有撒谎？”

“我没撒谎。”

“您没有爱上什么人，是真话吗？”

“应该完全是实话。”

“瞧你说的，‘应该’！是那个浑小子捎带去的吗？”

“我是让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

“浑小子！浑小子！”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激动地截断他的话道，“我听都不想听什么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就是浑小子！”

“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

“和你说，是浑小子！”

“不，不是浑小子，是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公爵坚定地回答道，尽管说话的声音很低。

“唉呀，好吧，亲爱的，好吧！这事先为你记在帐上。”

她尽力压住心头的激动，休息了一下。

“什么叫‘可怜的骑士’？”

“我压根儿不知道；我是局外人；可能是开什么玩笑吧。”

“等我打听清楚了，再来收拾你！话又说回来，难道她会对你有兴趣吗？她不是管你叫‘丑八怪’和‘白痴’吗。”

“您大可不必将这话告诉我，”公爵责怪地，轻声低语地说道。

“你也别生气。自幼这姑娘娇生惯养；而且自为以是，像个疯子，——她一爱上什么人，肯定会大声骂他，当面嘲笑他；我从前也跟她一样。不过，你也别太得意了，宝贝儿，她决不会嫁给你；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永远办不到！我说这话，无非是让你马上采取措施。听着，你发誓，你没有跟那女人结婚。”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您说什么呀，怎么能呢？”公爵惊得差点跳起来。

“你不是差一点跟她结婚吗？”

“是差点跟她结婚，”公爵小声说道，垂下了脑袋。

“好吧，既然如此，你爱上她了，是吧？现在，你是为了她才回来的？为了这娘们？”

公爵回答：“我并非回来结婚的。”

“你在世上还有神圣的东西吗？”

“有。”

“那你起誓：你并非为了娶她才回来的。”

“要我怎么起誓都可以！”

“我相信你的话：亲亲我。我终于松了口气；可是你要明白：阿格拉娅并不爱你，要快点想办法，只要我还活着，她就绝不能嫁给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公爵的脸红得甚至不敢抬头来看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

“你要牢记。我曾经跟等待上天安排一样等待你回来（你不值得我这样待你！），我每天晚上眼泪汪汪，把枕头都哭湿了，——不是为你哭，亲爱的，你放心，我另有心事，另有别的伤心事，没完没了，永远是同样的伤心事。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迫不及待地等你回来呢？因为我依然相信，上帝亲自派你来，是让你来做我的朋友和亲兄弟的。和我谈得来的，除了那个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以外，就没有旁人了，可是连这老太婆也远走高飞了，再说她年纪上了身，笨得如同头山羊。你知道前天她为什么在马车里大喊大叫吗？现在我只要你干脆地回答：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用名誉担保，这事我没参加，什么也不知道！”

“得了，我相信你的话。现在对于这事已另有看法，可是昨天上午我还一个劲地埋怨叶夫根尼·帕夫雷奇哩。前天一整天和昨天一上午。现在，当然我只能同意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太清楚了嘛，人家是拿他当傻瓜，取笑他，

作弄他，反正居心不良，别有用意就是了（单凭这点就很可疑！这样做也不光彩嘛！），——可是，实话说吧，阿格拉娅是决不会嫁给他的！即使他是好人，这门亲事也成不了。我以前就犹豫不决，现在更是拿定了主意：‘你们先把我装进棺材，埋进土里，再谈女儿出嫁，’我今天就是这样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铁口钢牙地说的。你瞧，我把心里话都告诉你了，看见啦？”

“我看见了，我清楚。”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目光敏锐地盯着公爵；也许她很想知道有关叶夫根尼·帕夫雷奇的消息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

“至于加夫里拉·伊沃尔金的事，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可以说……知道得比较多。”

“你知道他跟阿格拉娅有交往吗？”

“完全不知道，”公爵很惊奇，几乎打了个哆嗦，“什么，您说，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跟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有交往？这不可能！”

“时间倒不长，就在不久之前。她妹妹给他开了一冬天的路，耗子打洞似的。”

“我不相信，”公爵沉思了一会儿，心里很激动，接着断然道，“如果真有事，我肯定知道。”

“可能他还会亲自跑来，扑到你身上，痛哭流涕地向你披露心曲呢！唉，你呀，真是个大笨蛋，大笨蛋！大家全在骗你，把你当……当……你还信任他，不害臊吗？你难道没有发现他把你骗得这样吗？”

“他有时候骗我，我是明白的，”公爵不情愿地低声说道，“他也知道我了解这点……”他又加了一句，可是没说完。

“知道，还信任他！有你这么傻的吗！话又说回来，你这样做也在意料之中。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主啊！什么时候有过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呢！呸！你知道吗，这甘卡，或是这瓦丽卡，竟然还把她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拉上了关系，知道吗？”

“把谁？！”公爵喊起来。

“把阿格拉娅。”

“我不信！不可能的！这样为什么呢？”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也不相信，虽然人赃俱在。阿格拉娅这丫头常常一意孤行，充满幻想，一个疯子！这丫头脾气坏透了，坏透了，坏透了！我要重复一千遍，千肯定万肯定地说：脾气坏透了！我现在的这几位小姐全是这样，连那个没主意的亚历山德拉也是这样，但是这丫头更是坏得出奇。即使如此，我也不信！

也可能是因为我硬不肯相信的缘故，”她又似乎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你为什么不上我家来？”她蓦地转过身又对公爵说道。“干嘛一连三天都不来？”她又一次急躁地向他嚷嚷。

公爵刚要开口说他没上她们家去的原因，她又截断了他的话。

“大家都将你当傻瓜，骗你！昨天你进城；我敢打赌，你一定是去向那个混帐东西下跪，求他收下这一万卢布，是不是？”

“绝没此事，甚至我没想到要这样做。我甚至都没看到他，此外，他也不是混帐东西。我收到他的一封信。”

“把信给我看看。”

公爵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便函，递给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信中写着：

“先生：在人们眼中，我当然没有任何权利拥有自己的自尊心。按照人们的看法，我实在太渺小了，渺小得不配有自己的自尊心。但是，这是在人们眼里，而不是在您的眼里。我坚信，先生，您也许比其他人要好。多克托连科的看法我不同意，正是在这点上我跟他的看法有分歧。我永远不会拿您一分钱，可是您帮助过我的母亲，因此我对您十分感谢，虽然这也是我软弱的一种表现。总之，我对您是另眼看待的，并认为有必要让您了解这一点。除此以外，我认为，我们之间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来往了。

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

“前欠款不够二百之数，日后定当奉还不另。——又及。”

“写得乱七八糟！”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把信扔还给他时说道，“不值一读。笑什么？”

“您得承认，读了这封信，您也感到愉快。”

“什么！读到这种浸透了虚荣心的胡说八道还愉快！难道你没有看到，他们因为骄傲和虚荣心作祟，全都发疯了吗？”

“是的，但是他到底认错了，跟多克托连科脱离了关系，他的虚荣心越强，他为虚荣心付出的代价就越高。噢，真是个小孩子，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

“你是不是想让我打你一记耳光？岂有此理！”

“不，我毫无得罪您之意。说这话是因为您看到这信很高兴，可是又不肯说出来。您为什么要因自己的感情而感到害羞呢？而且您在所有方面都是这样。”

“从现在起不许你跨进我家的门槛一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跳起来，气得脸色苍白，“从今以后永远不许你跨进我家的门！”

“再过三天，您自个就会跑来，叫我到府上去的……唉，您为什么不感到惭愧呢？这是您的最美好的感情呀，干吗要为这种美好的感情感到害羞呢？这不是在自己折磨自己吗。”

“我宁可死也决不来叫你！我要将你的名字忘掉！我已忘掉了！！”

她转头急匆匆地离开了公爵。

“即使您不说这话，我也被禁止到府上拜访了！”公爵冲她的背影喊了一句。

“什么——！谁不让你去了？”

她顿时回过身来，仿佛有人用针扎了她一下似的。公爵迟疑不定，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回答她；他感到他无意中说了句他根本不该说的话。

“谁不让你去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叫。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不让……”

“什么时候？您倒是说呀！！！”

“今儿上午，她让人来说，永远不让我登府上的门。”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听到这话后呆若木鸡，可是她在思索。

“她捎什么来了？打发谁？又是通过那个浑小子吗？是口信？”她忽然又喊叫起来。

“我收到一封信，”公爵说。

“信在哪里？快拿来！快！”

公爵想了会儿，最后还是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写得十分潦草的字条，上面写道：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在发生了过去种种事以后，假如您还敢冒昧拜访我们的别墅的话，请您相信，即使别人欢迎您，我也坚决不欢迎。

阿格拉娅·叶潘钦娜。”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思忖片刻；然后猛地冲到公爵跟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拉了他就走。

“快！快走！非快不可，立刻就走！”她叫道，蓦地特别激动，心急火燎地催他动身。

“但是您会让我挨……”

“挨什么？真是个大笨蛋！根本不像个男子汉！好了，现在我就

要亲眼看到这一切了……”

“至少也得让我拿顶帽子呀……”

“这不是你那顶破帽子吗！快走！连像样的款式都不会挑！……这是她……这是她在上午那件事以后……在火头上写的，”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嘀咕道，一面走，一面拽着公爵，一刻也不放手，“今儿上午，我为你打抱不平，说你是傻瓜，因为你不来……不然的话，她决不会写这么封没头没脑的信！一封不成体统的信！写这样一封信，对于一位高贵的、有教养的、聪明绝顶的姑娘是不成体统的！……”嗯，”她继续着说下去，“当然最气人的还是你不去，只是她没有考虑到，给一个白痴这样写是不行的，因为他肯定会从字面上去理解，果然没出所料。你怎么偷听我说话？”她喊道，一下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她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小丑，很不见了，这就是她请你去的缘由！她现在肯定会刺你、挖苦你，我真高兴，太高兴了！你也只配人家对你这样。她就爱挖苦人，噢，别提那张小嘴有多厉害啦！……”

第三部

—

时常有人抱怨我国缺乏干实事的人；比如，搞政治的人很多；将军也很多；至于各种主管，不管要多少，立即可以找到，而且想找什么样的就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但是干实事的人却没有。至少大家都抱怨没有。据说，在某些铁路上甚至连像样的服务人员都没有；在随便什么轮船公司想搞个马马虎虎过得去的行政机构，据说也根本对办不到。听说，在某地一条新近投入运营的铁路线上，有火车相撞或者在桥梁上翻倒了；也有人报道，在某地有一列火车在积雪的原野上几乎没有过冬；有人刚坐上火车，开了不到几小时，就在雪地里停了五天。也有人说好几万普特的货物堆放在某个地方，等候发运，一等就是两、三个月，在那里霉烂变质，听说，那里有一位行政长官，大概是什么主任吧，因为有一名商店伙计催他快发货，结果货没有发成，却让这位主任赏了两记耳光，事后，他解释这一行政行为乃是因为他“一时急躁”所致。如此看来，国家公务中各类官署之多，令人咋舌；人人做过官，人人在做官，人人想做官，——如此说来，有这么多热心公务的人才，为什么就组织不起一个像样的轮船公司管理组织呢？

人们对此的回答有时候非常简单，——简单到甚至令人无法对这样的解释信以为真。诚然，据说，在我国，人人做过官或者人人在做官，这是模仿最优秀的德国人的榜样，由远祖直至子子孙孙，一脉相承，已经沿袭了二百年，——但是做官的人，也即是最没有实际本领的人，以致发展到，在做官的人中间，甚至在不久前还公认，崇尚清淡和缺乏实际本领，差不多成了最大的美德和对他们的溢美之词。不用多远，我们大可不必议论做官人的短长，实际上，我们想讲的还是那些做实事的人。这时毋庸置疑的是，谨小慎微和完全缺乏主见，在我国经常被认为是一名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最主要，也是最优秀的特点，——甚至一直到现在，大家还这么认为。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一种指责的话，那我们又何必偏偏责备我们自己呢？无论任何地方，甚至

全世界，自古以来，都认为缺乏创见是一个干练的、能干的实用人才的第一美德和对他的最佳评语，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永远持有这种看法，除非尚有百分之一的人，过去和现在，常常意见不同。

发明家和天才在开创他们事业之初（也常常发生在最后），经常在社会上被认为最多不过是些傻瓜罢了，——这是一个老掉牙了的尽人皆知的陈腐见解。譬如说，在过去数十年中，大家都将自己的钱存在钱庄，月息四厘，一存就是几十个亿，假如没有了钱庄，由着大家爱干什么干什么，不用说，这些成百万、成千万、上万万的钱的大部分，一定会在狂热的股票交易中丧失殆尽，落到骗子们的手里，——这还是顾全体面的做法。确实如此；假如品行端正的谨小慎微和体面的缺乏创见，按照公认的信念，到现在还是我国一员干练而又正派的人不可或缺的品质的话，倘若猝然加以改变，那就太不成话，也太不顾体面。比如说，一位宠爱子女的母亲，一旦看到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稍微越出常轨，怎能不感到害怕，同时吓出毛病来呢：“不，宁愿让他规规矩矩，别标新立异，幸福富足地过一辈子，”每一个母亲在摇着自己的孩子，哄他人睡的时候，都会这么想。而我们的保姆在哄孩子入睡时，自古至今都会念念有词地唱道：“宝宝宝宝，快长大，穿金戴银，当大官，做将军！”可见，连我们的保姆也认为将军这一头衔是俄国人幸福的极限，因而也是标志富贵安乐，举国公认的民族理想。说实话：凑凑合合地通过考试，再在各种衙门里混三十五年，——到头来谁会当不上将军，谁不能在钱庄里存上一大笔现款呢？由此可见，一个俄国人几乎能毫不费力地最终得到个干练而又讲求实际的人应得的头衔。说实在的，在我国当不上将军的只有那种标新立异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不安分的人。说到这里，可能会产生某种误会；但一般讲，这样讲，好象还是对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在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确定他应有的理想时，一向以公平合理著称。虽然如此，我们的废话还是讲得太多了；实际上，我们不过是想对我们所熟悉的叶潘钦将军家说几句话，作为证明。这些人，或者该府中最爱说长道短的人，经常犯有一种家族病，与我们刚才在上面谈到的那些美德正好南辕北辙，大相径庭。虽然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事实真相（因为了解也难），可是有时候却喜欢怀疑，他们家的一切与别的人家相比，仿佛总有点不一样。别人家里都顺顺当当，他们家里却老是噓噓碰碰；别人家里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他们家里却总要出轨。别人都兢兢业业，谨小慎微，他们家里却老要反其道而行之。诚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甚至有点过分胆小怕事，但这终究还不是他们一心想要具备的那种上流社会的认真小心和谨小慎微。话又说回来，可能只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个人在提心吊胆：小姐们终究还年轻（虽然她们洞察幽微，又喜爱讽刺），将军虽然

也有所察觉(难免有点迟钝),但是遇到棘手的事情时,就只会“啧啧”连声,到末了,还是只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身上。如此一来,责任也就全落到了她肩上。倒不是说,这家老小若真有主见,也不是他们故意标新立异,因而常常越出常轨,——真要这样,那就有失体统了。噢不!绝对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并没有任何自觉的目的,只是到头来总觉得有点那个,也就是说,虽然叶潘钦将军家十分可敬。可是与其他一般可敬的家庭相比,总好像有点不大对头。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起初认为一切都只能怪她自己,怪她那“倒霉”的性格,因此又增添了她的苦恼。她经常责骂自己是“又蠢又不成体统的怪物”,常常犯疑心病,惶惶不可终日,即使遇到一件最最普通的麻烦事,也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常常过甚其词,对不幸夸大。

在本书开卷之初,我们就提到叶潘钦将军府受到全社会普遍且真正的尊敬。甚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本人,虽然出身微贱,但无可争辩,随处受到欢迎和人们的敬重。他之所以值得人们敬重,第一,因为他富有,而且不是“排在最后”,第二,因为他为人正派,尽管智商不高。就说头脑略嫌迟钝吧,如果这不是任何活动家几乎不可缺少的品德,至少也是任何一个正经攒钱养家的人不可或缺的素质。最后,将军作风正派,谦虚,在无需开口的时候善于沉默,同时又不让别人在台下踢脚,暗中使坏,这倒并非仅仅靠他那将军的头衔,而是因为他是个光明磊落、正大的人。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的靠山太硬。至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她出身世家,尽管在我国对门第并不十分重视,如果没有必要的上层关系的话。但是她二美俱备,还有一些重要的关系;而且这些人颇敬重她,喜欢她,在这些人物的影响下,自然也就人人应该敬重她,对她另眼相看了。无疑,她的那些家庭烦恼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原因渺不足道,并且被夸大到了可笑的程度;但是,正如有人在鼻子上或者脑门上长了个瘰子,就总觉得世界上的人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件事能做,就是看您脸上长的那个瘰子,嘲笑这个瘰子,并因为这个瘰子而品头论足,哪怕您同时发现了美洲也无济于事。没有疑问,社会上的确认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是个“怪物”;但是也无可争辩地十分尊敬她;但是后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人家都很尊敬她也就不相信了,——其全部不幸正在于这里。她望着自己的女儿,心里感到很苦恼,因为她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不停损害着女儿们的前程,她又疑心自己的性格显得既可笑又不像话,令人无法忍受,——她的脾气之所以变得这样坏,不用说,她一概归罪于自己女儿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与他们成天争吵,但,她又非常爱他们,爱到忘我的地步,接近一种狂热。

最令她苦恼的是，她怀疑她的女儿们越来越变成她那样的“怪物”，像她们这样的姑娘世上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个都成了虚无派！”她常常自言自语。最近一年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这个伤心的想法越来越根深蒂固存在她脑海里了。“头一条，她们为什么不肯出嫁！”她经常问自己。“无非是想让母亲伤心罢了，——她们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人生目的，肯定是这样，因为这一切都是新思想，这一切全是那该死的妇女问题！约一年半前，难道阿格拉娅不就想剪掉她那十分漂亮的头发吗？（主啊，想当年，连我都没有这样好看的头发呀！）将剪刀都拿在手里了，还不是我向她下跪，苦苦哀求，她才没剪！……暂且假定，这丫头这样做是存心气我，使我难受，因为这丫头脾气坏透了，既娇生惯养，又一意孤行，但主要是脾气坏，脾气坏，脾气坏！可是那胖丫头亚历山德拉，岂不也学她的样要把自己的头发剪掉吗？不过，她倒不是存心气我，也并非任性，而是像个傻瓜似的真心诚意地想剪掉头发，——阿格拉娅竟然说服了这个傻丫头，说什么剪掉头发后，她会睡得安稳些，头也不会疼了。看，五年了，有多少，多少人上门来求亲啊？说真的，其中也有好人，甚至非常好的人！她们到底等什么呢？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只是想气母亲罢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原因！没有！”

最后，她做母亲的那颗心中终于升起了太阳；总算有个女儿，总算阿杰莱达已有了归宿。“总算有个女儿了却我的一件心事。”在需要当众表态时，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经常这样说（她在私下里自言自语时却无比温柔）。整个事情都做得很好，很体面；甚至上流社会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也满怀仰慕之意。未婚夫是个有名望的人，既是公爵，又有财产，人品也好，再说，她也觉得很省心，跟她很配，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但是，即使在以前，她对阿杰莱达的担心也比对其他两个女儿要少，虽然她那画家的气质常常令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多疑的心感到不安。“但是她性格开朗，通情达理，好象这丫头吃不了亏，”想到最后，她就放心了。她最不放心的是阿格拉娅。顺便谈到，关于长女亚历山德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要不要替她担心？她一会儿觉得，“这丫头算是彻底完蛋了”；都二十五岁了，——可见，老处女是当定了。并且“人又这么美！……”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一想到亚历山德拉就哭，但是就在她伤心落泪的那些夜晚，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却处之泰然，睡得很香。“到底她唱的那一出呢，——是虚无派，还是简单地犯傻呢？”她肯定不是傻瓜，——对此，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是毫无疑问的：她对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的许多见解都非常尊重，并且有事也爱跟她商量，至于说她“蔫不啦叽”——这倒是毫无疑问的：“她倒挺沉得住气，推都推不醒！话又说回来，‘蔫不啦

叭’的人也沉不住气呀——唉，我给她们全搞糊涂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对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接近怜悯的同情心，她对她的同情和关切甚至超过她视同偶像的阿格拉娅。可是，她动辄发脾气（她这做母亲的对孩子的关切和同情，主要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没茬找茬，以及说女儿“蔫蔫呼呼”等，只能让亚历山德拉发笑。有时候，一件最不足挂齿的事，也会使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忍受不了，大发雷霆。譬如，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爱睡懒觉，而且经常做梦，但是她做的梦经常既空洞又天真，——一个七岁的孩子做这样的梦还差不多；但就连做梦天真，不知道为什么也会触怒她妈。有一次亚历山德拉梦见九只母鸡，就为这桩小事母女竟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谁都说不清。有一回，也就这么一回，她终于梦见了一桩好象奇特的事，——她梦见一个修士，就一个人，待在一间黑屋子里，但她一直不敢走进这屋子。两个妹妹听了这梦后哈哈大笑，并且立刻喜气洋洋地将这梦转告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可是妈妈听后又大发脾气，并且骂她们姊妹三个统统是傻瓜，“哼！她倒像傻瓜似的沉得住气，简直‘蔫不啦叭’，推都推不醒，她倒也会发愁，有时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她愁什么呢，究竟发什么愁呢？”有时候，她也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象往常一样是歇斯底里地、威严地，立等回答。伊万·费多罗维奇“啧啧”连声，皱起眉头，耸了耸肩膀，最后摊开两手，说道：

“该为她找婆家了！”

“但愿上帝赐给她的丈夫不要跟您一样，伊万·费奥多雷奇，”终于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跟炸弹似的爆炸了，“伊万·费奥多雷奇可别跟您一样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可别跟您一样说话粗鲁，俗不可耐……”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立刻溜之大吉，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在自我引爆之后也逐渐变得心气平和了。不用说，到这天的傍晚时分，她难免要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自己这个“说话粗鲁、俗不可耐”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自己的这个既和善又可爱、又招人心疼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特别关心，非常温柔，特别亲切敬重，因为她一辈子都爱自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甚至对他非常钟情，对此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也十分清楚，因此，他对自己的贤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也无比敬重。

但是她主要的经常令她苦恼的心病是阿格拉娅。

“跟我一样，各方面都和我完全一样，”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自言自语道，“一个自作主张、让人嫌的淘气包！虚无派，怪物、疯子，脾气坏透了，坏透了！主啊，将来她多不幸啊！”

可是，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旭日东升，一切都暂时被冲淡了，照亮

了。在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生活中，几乎有一个月，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地得到了完全休息。由于阿杰莱达即将举行婚礼，自然上流社会也就由此及彼，谈到了阿格拉娅，与此同时，阿格拉娅也四处表现得举止优雅，风度绰约，谈吐聪明，甚至洋洋得意，眉飞色舞，要知道，这副神态和她有多么相称呀！整整一个月，对母亲她也非常和气孝顺！（“不错，对这个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必须好好观察一番，把他弄个水落石出，再说，阿格拉娅对他好象也不特别垂青！”）不管怎么说吧，她一下子出落得如花似玉，艳若桃李，——多漂亮呀，上帝，她多漂亮呀，并且长得一天比一天漂亮！可是……

可是自从出现了这个混蛋公爵，这个糟糕的大白痴以后，一切又被重新搅浑了，家里的一切全乱了套。

可是，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在别人看来，大概，什么事也没有出。但是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与众不同，她可以在最普通的事物的错综复杂的组合中，通过她那一向就有的唯恐出事的性格，从来都能看到某种有时足以将她吓病的东西，——是一种疑神疑鬼的恐惧，一种无法理喻的恐惧，这种恐惧因而也最让人受不了。原本，她心头的种种不安都是可笑的，无中生有的，没有道理的，可是现在却透过茫无头绪的种种不安突然真显露出某种似乎真的很重要、似乎确实值得为之惊慌、怀疑和疑心的东西时，她心里又该是何等惴惴不安啊。

“他们怎么敢，怎么敢写这封该死的匿名信给我，并且信上还说这个骚娘们跟阿格拉娅有来往？”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拽着公爵一路回去时想道；到家之后，她让公爵坐在全家已经围坐着的圆桌旁时，依然念念不忘。“他们怎敢出此下策？我如果有一丝一毫信以为真，或我把这封信拿出来给阿格拉娅看的话，我肯定会羞死的！这是对我们，对叶潘钦将军家的公然嘲笑！这都是因为伊万·费奥多雷奇，都因为您，伊万·费奥多雷奇！唉，为什么我们不到叶拉金岛去呢：我不是说过要到叶拉金岛去吗！十分可能，这封信是瓦丽卡写的，我知道，或者，也许……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怪伊万·费奥多雷奇！这骚娘们闹出这种玩笑来，是要取笑他，表明过去他们关系暧昧，出他的洋相，就如同上回，他送给她珍珠项链，结果她把他当傻瓜，取笑他，牵着他的鼻子走一样……最后，我们还是被卷进去了，您的女儿们也被卷进去了，伊万·费奥多雷奇，您的黄花闺女、千金小姐、待字闺中的名门闺秀，当时她们都在场，就站在那儿，全全听见了，还有跟那些浑小子的事，也被卷进去了，您高兴吧，您乐吧，她们当时也在场，也全听见了！我饶不了，决饶不了这个破公爵，永远饶不了他！阿格拉娅为什么这三天歇斯底里大发作，为什么和两位姐姐几乎吵遍了，甚至跟亚历山德拉也大吵大闹，她可是一向把她当母亲一样吻

她的手，很尊敬她的呀？为什么她在这三天里总给大家打哑谜？这跟加夫里拉·伊沃尔金有什么关系呢？她为什么昨天和今天直夸加夫里拉·伊沃尔金，还大哭了一场呢？为什么在这封匿名信里要提起那个该死的‘可怜的骑士’，可是她连公爵给她的信都没给姐姐们看过呀？为什么……干吗，我为什么还没来由地跑去找他，现在又跑回来，亲自把他拉了来呢？主啊，我疯啦，我现在惹事生非，干出什么事情来了啊！竟然跟一个青年男子谈我女儿的秘密，并且……并且还是几乎与他直接有关的秘密！主啊，幸亏他是白痴，而且……而且……又是至亲好友！不过，阿格拉娅难道当真迷上了这个窝囊家伙吗？主啊，我在胡说什么呀！呸！我们都是些怪人……应当把我们大家都罩在玻璃罩里任人参观，我是第一名，十戈比一张门票。您这一点我不能原谅，伊万·费奥多雷奇，永远不会原谅您！为什么她现在不给他难堪呢？说要让他难堪，可是又不给他难堪！瞧瞧，她睁大了两眼在看他，可是一言不发，也不走开，站在那儿，不是她自己不让他登门的吗……他坐在那里，满脸苍白。可这个该死的，该死的饶舌的叶夫根尼·帕夫雷奇，一个人垄断了全部谈话！看他滔滔不绝的那劲儿，连句话也插不进去。只要我一开口，稍施伎俩，立即就能弄个水落石出……”

公爵坐在圆桌旁，确实脸色有点苍白，与此同时，又似乎非常害怕，可是霎时间他又不时处在一种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的狂喜之中。噢，他多么害怕看那边，看那个角落啊，因为那边有两只他所熟悉的黑眼睛在注视着他，这时，他幸福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在她写过不欢迎他来那句话之后，他又坐在她们中间，又将听到那个他所熟悉的声音了。“主啊，现在她就要说话了呀！”他本人则还没说过一句话，始终聚精会神地听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高谈阔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很少像此时，像今天晚上这样心满意足和兴高采烈的了。公爵听着他说话，可是很长时间差不多一句话也没有听懂。除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还没从彼得堡回来以外，该来的人全来了。希公爵也在座。看来，他们准备稍候片刻，在喝茶前先去听音乐。看来，公爵到来之前就开始了，现在的谈话。没过多久，科利亚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来，溜上了凉台。“可见，这里还跟前一样欢迎他，”公爵暗自付思。

叶潘钦家的别墅是一座豪华别墅，有一种瑞士农家风味，紫紫嫣嫣，绿树成荫，收拾得十分优雅别致。别墅四周是一座尽管不大，但却十分美丽的小花园。大家跟在公爵那儿一样，全坐在凉台上，不过这儿的凉台略微宽敞些，陈设也比较考究。

现在的话题，好象不合许多人的胃口；能看得出来，这场谈话是由一个双方都忍不住的争执开始的，自然，大家都想改变一下谈话内容，但是，叶夫根